

【郑逸梅作品集】

書報舊

一九三四年周退密致顯



郑逸梅◎著

中華書局

“上部漫談”改題為“到的服員，遲一，

報



【郑逸梅作品集】

书报话旧

郑逸梅◎著



中华書局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书报话旧/郑逸梅著. —北京:中华书局, 2005

(郑逸梅作品集)

ISBN 7-101-04616-9

I . 书… II . 郑… III . 散文—作品集—中国—当代 IV . I267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05)第 021306 号

书 名 书报话旧

丛 书 名 郑逸梅作品集

著 者 郑逸梅

责任编辑 李世文

封面设计 毛 淳

出版发行 中华书局

(北京市丰台区太平桥西里 38 号 100073)

<http://www.zhbc.com.cn>

E-mail:zhbc@zhbc.com.cn

印 刷 北京未来科学技术研究所有限责任公司印刷厂

版 次 2005 年 4 月第 1 版

2005 年 4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规 格 开本 /880×1230 毫米 1/32

印张 9.375 字数 220 千字

印 数 1~5000 册

国际书号 ISBN 7-101-04616-9/K·1993

定 价 17.00 元

出版说明

郑逸梅先生（1895～1992）是海内外知名的文史掌故大家。自1913年起，他就在报刊发表文字，至耄耋之年仍然挥笔不辍，成就一段文坛佳话。其笔下著述，多以清末民国文苑轶闻为内容，广摭博采，蔚为大观，成为了解近现代文艺界情形的宝贵资料。郑先生早年作品多用文言，简练含蓄，饶有风致；晚年炉火纯青之作，则用白话间以文言，笔墨卷舒之中，人情练达之处，皆能融合知识性与趣味性。这些作品以别具一格的小品文体和雅俗共赏的风格，赢得了各界读者的喜爱。

郑逸先生生前结集成书四十余种，去世后，其家人又从遗稿中整理出若干著作行世。然凡此单行本多出版有年，坊间已不易寻见。今中华书局征得作者家属同意，择其代表作品，汇辑为《郑逸梅作品集》，以单行本形式陆续印行，以飨读者。

《书报话旧》，上海学林出版社1983年初版；1991年，黑龙江人民出版社曾将此书收入该社所编《郑逸梅选集》（第一卷）中。今据学林出版社1983年初版重新录排，并酌加校订。初版书内附有少量插图，今亦另行择配，增至五十余幅。

中华书局编辑部

2005年1月

引　　言

我生长在前清光绪年间，经过辛亥革命，经过洪宪帝制，经过张勋复辟，经过军阀混战，经过北伐战争和抗日战争等一系列的政局变迁，直至解放。在这一时期中所出版的书报，种类很多，我当时读过的，至今还有些印象，甚至有好多种我也参加写作，当然印象比较深一些。这也许是老年人的特点，老年人往往记远不记近，年代较远的反而记得清楚些，近的却模模糊糊，不甚了了，所以我索性新的不谈，专谈旧的。

专谈旧的，是不是就轻车熟路，一无困难了呢？最初我的确认为谈旧的是轻而易举的，岂知一着手困难就来了。我的记忆力不怎么好，虽说记远不记近，但是有许多事情回忆起来，还是淡烟薄雾般模糊缥缈，难以捉摸；而且最好要有实物作为佐证，单凭记忆，难免有些出入，甚至出入很大。尽管本书只限于谈上海的出版物，其他各地的不谈；只谈旧的书报，而且只限于清末民初，可是其中种类还是浩如烟海。因为在这个时期，西方学术思想影响了国人，印刷机件也都从西方运来，铅字铜模，日益便利，于是出版物有如雨后春笋，书报出了很多。商务印书馆首创每日出版一书，中华书局紧跟着提出三日出版一书，世界书局也提出每周出版一书。除了这三家以外，河南路和福州路一带书店林立，纷纷出书，数量是惊人的，甚

至还有私人花钱出书，真可以说是汗牛充栋。这许多书报，怎能都看到，都能记忆，更不可能个人拥有这许多书报；就是公家拥有了，经过时局和人事的变迁，也不可能保存无缺，那么以实物作为佐证，也就难以完全办到。

我对于书报虽然爱好收藏，但限于资力，不可能大量收购；即使能买，居室地方狭小，也无法储藏。况且解放前我苏沪迁徙，又遭战乱，家室被毁，书报损失很多。以后虽一再补购，还是没有恢复原状，若把它作为资料，那是有限极了。这样是不是知难而退，不搞了呢？搞还是要搞的，只能尽我所看到的，所回忆的，以及平素掌握的，并参考有关刊物的记载，同时访问了当时的有关编辑及工作人员，他们讲给我听，我把它写出来；至于好不好，完备不完备，是另一个问题。我以为有了这个底子，以后有人写作，可以在这个基础上纠正补充，那岂不是好的也就好了，不完备的也就完备了。这是开荒工作，古人所谓“筚路蓝缕，以启山林”的第一步工序。

还有一点，必须说明，我这里所谈的书报，都是属于文史性的。民初，是“鸳鸯蝴蝶派”作品大量出现的时期，谈到书报，当然不能摈弃这一类不谈。但我也不打算多谈，因我在《鸳鸯蝴蝶派研究资料》一书的史料部分，写了十万言左右的《民国旧派文艺期刊丛话》，已谈得很多，再谈未免重复，不如略举一二有代表性的作品，举一反三，以省笔墨。

总之，我写这本书，无非供新闻出版工作者、文艺工作者参考，所以每谈一书一报，只把书报的内容等等，作一介绍，不加批判，因为以往的不少书报，其思想内容和取材，需要批判的地方，实在太多了，大有批不胜批、判不胜判之概。况且本书不是一本书评，也不是一本报评；加之我政治水平不够，也就只好注重资料而忽略批判了。

最后，还有一点要说明的，我写这本书，尚在一九六四年左右。当时系应上海出版文献资料编辑所之约编写的，及完成，即发生了所谓“文化大革命”，因此当然不可能问世了。值得庆幸的是，本书原稿在浩劫中没有被毁，后来辗转移至上海辞书出版社和学林出版社。一九八一年秋，学林出版社把稿子交给我，并嘱我补充修改。由于我所有的文物资料已在浩劫中悉付荡然，反觉得原稿中的一些资料，目前已无从再觅，越发敝帚自珍，忘掉了自己的浅陋，把它交给学林出版社出版。不当之处，请同文及广大读者加以指正。

郑逸梅

一九八二年春

目 录

引 言	(1)
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	(1)
夏瑞芳、鲍咸恩创办“商务”略记	(3)
高梦旦与“商务”教科书的出版	(8)
毁于战火的东方图书馆	(10)
《续古逸丛书》的书目	(14)
不齐全的《丛书集成初编》	(16)
《四部丛刊》和《四部备要》的竞争	(19)
搜罗广博的《中国古今地名大辞典》	(22)
《百衲本二十四史》独缺《薛史》	(24)
赛铜字模的发明	(28)
四角号码检字法的创始经过	(30)
林纾译《茶花女遗事》及其他	(33)
《迦因小传》和《迦茵小传》	(38)
中华书局是怎样创始的	(40)
中华书局的图书馆	(43)
《中华大字典》是怎样编成的	(45)
“中华”的《联绵字典》	(48)
两种发生纠葛的书	(50)

丁氏兄弟创制聚珍仿宋铅字	(54)
鲁迅嘉奖的《欧美名家短篇小说丛刻》	(56)
“红屋”——世界书局	(59)
三种伪书	(65)
章锡琛创办“开明”的经过	(71)
关于《辞通》	(75)
刊行大量笔记的文明书局	(79)
我国自制印刷铜版的第一人赵鸿雪	(81)
具有四百年历史的扫叶山房	(83)
最早编印白话教科书的彪蒙书室	(86)
点石斋石印书局和吴友如其人	(88)
从《申江名胜图说》中看到九十年前的上海风光	(93)
申报馆的《聚珍版丛书》及其他	(94)
《南社丛刻》和它的蜕变	(99)
南社社员所著的几种单行本	(101)
关于苏曼殊的作品	(106)
记神州国光社的代表性出版物	(111)
天主教学校的教科书与邹翰飞之死	(114)
推销革命禁书的徐敬吾	(116)
《海上繁华梦》揭发骗局	(118)
关于《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120)
《官场现形记》颇多真人真事	(123)
《庚子国变弹词》的资料从何而来	(126)
《小说林》和《孽海花》	(129)
王韬的《蘅华馆日记》手稿	(135)
《鞠部丛刊》博采众长	(138)
鸳鸯蝴蝶派典型作品《玉梨魂》	(141)

关于活叶文选	(146)
记述上海史实的几种书	(148)
一折八扣书是怎么回事	(153)
从《中国美术》一书看流入英国的文物	(155)
最早的文艺期刊《瀛寰琐记》	(158)
晚清小说的宝库《绣像小说》	(160)
商务印书馆编印的几种期刊	(163)
中华书局的“八大杂志”	(170)
竞立社的《小说月报》和亚东破佛	(172)
早期的金石书画刊《鼎脔》	(174)
关于《礼拜六》周刊	(177)
《新生周刊》的《闲话皇帝》引起狱讼	(180)
文史性刊物中的突出者《逸经》	(183)
《古今》与《文史》两种同类刊物	(186)
《社会日报》和《社会月报》	(189)
上海最早的报纸——《上海新报》	(191)
陈撷芬创办的中国第一张女子报——《女学报》	(193)
关于《苏报》案	(195)
两位老报人谈《申报》	(199)
《申报》为什么宣传杨乃武案	(206)
《申报》随报附送的画刊	(209)
《申报》的收藏	(212)
史量才被刺及其他	(215)
《新申报》是怎样创办的	(219)
报纸登载长篇小说的创始者蔡尔康	(223)
南京路上的几家报社	(225)
《新闻报》是怎样推广销路的	(227)

书 / 报 / 话 / 旧

《新闻报》的“财源”——广告费	(231)
上海《时报》和有正书局	(234)
《神州日报》的花絮	(239)
辛亥革命时期的号角——《民立报》	(242)
关于《天铎报》	(246)
《太平洋报》和柳亚子	(248)
对外宣传反袁的《民国西报》	(251)
《民权报》和民权出版部	(253)
反对袁世凯的《袁政府画史》	(256)
袁世凯收买报纸	(258)
《亚细亚报》两次被炸	(261)
上海的画报潮	(263)
“死作雄鬼”的朱惺公	(267)
小型报中的“四金刚”	(270)
别树一帜的《小日报》	(277)
小型报中的《大报》	(279)
大报中的小型报——《立报》	(281)

最早的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

前清道光二十三年（一八四三年），上海成立了一家铅印出版机构——墨海书馆，这是上海有铅印设备的第一家。该馆设在麦家圈（即现在的山东路）。它除备有大小英文铅字外，并刻有中文铅字大小两种，大的等于现在的二号字，小的等于现在的四号字。

五口通商以后，英国第一任领事巴富尔来到上海，带来两个教士，一名雒魏林，一名麦都思，作为随行人员。那时麦家圈一带，都是田陇河渠，没有市面。麦都思首先在那儿建造基督教堂。由于传教需要印圣经，他们就在附近创办墨海书馆，用铅字排印圣经和其他宗教宣传小册子。印刷机器拙笨得很，长一丈数尺，宽三尺，旁置有齿重轮二只，由两人掌握，用一头牛旋转机轴。当时人们感觉到新奇，纷纷前来参观。有好事的作了一首竹枝词：“车翻墨海转轮圆，百种奇编宇内传。忙煞老牛浑未解，不耕禾陇耕书田。”接着他们又设立了华英书院，教授英文，把那儿的地皮逐渐圈了去，这就是麦家圈这一名称的由来。麦都思在墨海书馆旁边筑屋居住下来，作为终老之计。后来麦的儿子麦华佗任驻沪领事，麦都思又是工部局最早的董事之一，在文化侵略活动中，是个特殊人物。至于雒魏林也是不甘寂寞的，他创办了仁济医院，即现在的第三人民医院。



《六合丛谈》第1号

文地理、动植矿物都有，所以译称“六合”，“六合”指东西南北上下而言，是无所不包的意思。王韬供职墨海书馆先后十多年，他所著的《海陬游记》、《瀛海杂志》，就是由该馆铅字排印的。

院，当时规模没有这样大，是后来逐渐扩充的。

墨海书馆的编辑共两人，一个是外国人艾约瑟，另一个是中国人王韬。王韬很有才华，别署天南遁叟，著有《弢园文录》、《蘅华馆诗》等数十种，有“长毛状元”之称。实则太平天国的状元，另有其人，和王韬无关。他和艾约瑟合译《格致西学提要》，又翻译了《六合丛谈》，那是伟烈亚力原稿，内容涉及面很广，举凡天

夏瑞芳、鲍咸恩创办“商务”略记

解放前的商务印书馆，是我国出版界的巨擘，刊行了许多图书，举凡哲学、社会科学、语言学、宗教、自然科学、应用技术、艺术、文学、史地等等，可谓应有尽有。抗日战争前，它曾以“一日一书”为号召，即每天刊行新书一种，数量之多，也就可想而知了。它创始时，没有意料到后来发展到这样大的规模。“商务印书馆”的名儿，望文生义，它



夏瑞芳像



鲍咸恩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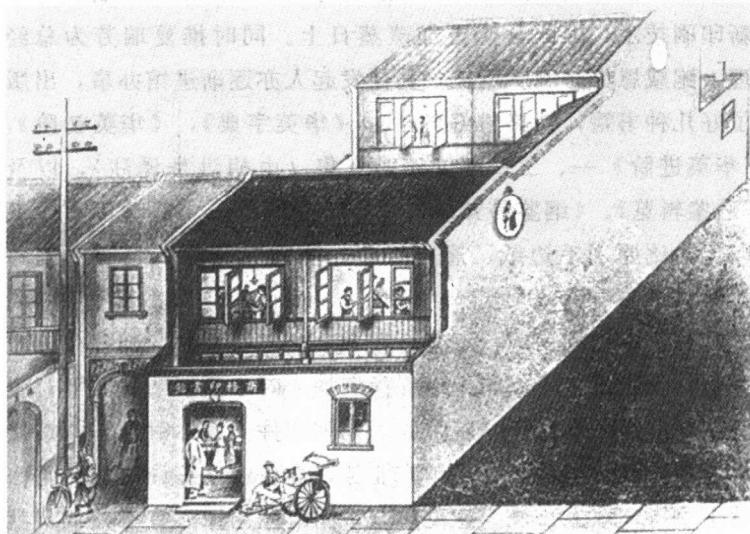
原来主要无非想为商店印些招牌纸、发票、传单等等，梦想不到将来要出这许多图书，否则这局限性很大的“商务印书馆”的名儿，决不会取的。

我有一位老同学华吟水，他在商务印书馆服务数十年，掌握了许多史料。我曾经把他记载的有关商务印书馆创办的一些珍贵资料加以整理，觉得颇有参考价值：原来该馆发起人只有夏瑞芳和鲍咸恩二人。瑞芳字粹方，江苏青浦人。咸恩，浙江鄞县人。他们都是基督教徒，幼年同过学，以后又同事于上海捷报馆，为外国人排字。瑞芳精明果断，咸恩谨慎勤劳，两人性情虽殊异，可是颇能友好合作。后来瑞芳娶咸恩的胞妹为妻，更从友好而结为亲戚。《捷报》（*China Gazette*）是当时上海一家有名的英文报纸，经理兼编辑为英国人。他性情粗暴，视中国工人为奴隶，动辄辱骂。瑞芳、咸恩两人不甘屈服，毅然脱离《捷报》，自谋出路。那时适在甲午战争之后，国人奋发图强，从事文化教育的革新，印刷事业，大有前途。他们两人多年在报馆工作，精于印刷之道，于是打定主意，开始筹备印刷机构。当时他们预计每月可以接到几笔商店、行号的小生意，如传单招贴之类，还可以替圣书会、圣经会、广学会印一些印刷品。每月如有六七百元的收入，克勤克俭，也可以维持生活了。

最初开办的资本额，原定四千元，分为八股，每股五百元，由发起人认购，可是资金不够，未能如数凑足，只得邀请请教友沈伯芬认二股，计一千元，其余的股份，由夏瑞芳、鲍咸恩、鲍咸昌（咸恩之弟）、徐桂生四人各认一股，计二千元，高翰卿、张蟾芬、郁厚坤三人各认半股，计七百五十元，总数只有三千七百五十元，数目虽不大，但当时发起人都是职工，没有多少积蓄，筹集到这笔钱已很不容易了，且瑞芳的一股，

还是由他的妻子向一个女同学处挪移来的。

正式创办商务印书馆的议约，订立于清光绪二十二年（一八九六年）三月初三日，在三洋泾桥（现在的延安东路江西路口）的一家小茶馆楼上。股金收到后，即着手购置机器。但由于资金不足，仅购得三号摇架二部，脚踏架三部，自来墨手扳架三部，手掀架一部，以及中西文铅字工具等，所有资金几乎耗尽，后由股东沈伯芬筹划了流动金二千元，才得以周转。光绪二十三年（一八九七年）阴历正月初十日正式开幕。最初的地址，是在江西路宁波路口德昌里末弄三号，为三幢房屋，租金每月五十余元。夏瑞芳、鲍咸恩、郁厚坤三人工作不分职位，通力合作。无奈流动金还感不足，临时添办些材料工具，如青铅、连史纸等，往往欠账，还要请高翰卿担保，那时高已升任美华书馆的中方经理，帮了他们不少的忙。后来营业日益



商务印书馆在德昌里的最初馆址

有了起色，得到了各方面的信任，经济情况逐渐好转。翌年，因房屋倾塌，且不敷应用，于是迁至北京路庆顺里口，为六幢屋子，陆续添置了大阪铸字炉、花旗印书机等。还买了四匹马力火油引擎一只，又设立了木工部。从此，它的业务中心也由印刷转到出版，在管理上全用新法，与当时官办书局袭用的旧法不同。

光绪二十六年（一九〇〇年），日本人经营的上海修文印刷局，因故停办，所有机器工具全部贬价出让。“修文”原本投资约近十万，由于历年亏损，乃由印锡璋介绍，经过几度磋商，卒以一万元代价归商务收买，计有大小各号印刷机，二、三、四、五、六号铜模以及其他机件工具铅字材料等。商务购买了这些东西之后，业务便大加扩充，印书始用纸型，发展成为一家初具规模的出版机构。当时他们感到我国的印刷技术比较落后，便派鲍咸昌东渡日本进行考察。鲍咸昌归国后大力革新印刷技术，因此营业更加蒸蒸日上。同时推夏瑞芳为总经理，鲍咸恩为印刷所所长，其他发起人亦逐渐进馆办事，出版了好几种书籍，销路最好的，如《华英字典》，《华英初阶》，《华英进阶》一、二、三、四、五集（由胡洪赉译注），以及《通鉴辑览》、《纲鉴易知录》等等。它的部分书籍改用有光纸印行，比原用毛边纸、连史纸印，便宜三分之二，因此销路益畅。

该馆在创办初期，不分官利和余利，所有盈余都并作营业资金，直到张菊生、印锡璋等投资加入时才重新估值。那时张菊生在南洋公学任译书院院长，他因印件关系，时常与该馆接洽业务。这时夏瑞芳正想扩充业务，准备设立编译所，拟聘张菊生主持，双方一谈，意见相合，同时印锡璋亦有意参加，就由原发起人邀请张、印二人在福州路昼锦里口聚丰园菜馆商谈